

翟雄◎著

给不懂女人的男人、给懂女人
的女人，你若懂我该有多好

一部解密女人的情感大全式小说
愿你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拥有最美好
的爱情与婚姻！

女人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女人

翟雄◎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 / 翟雄著.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060-8799-5

I . ①女… II . ①翟…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1287 号

女 人

(NÜREN)

翟 雄 著

策划编辑: 白 翎 鲁艳芳

责任编辑: 梁 欣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92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印 刷: 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21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799-5

定 价: 42.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127

001	第一章	遭遇婚变
006	第二章	接受处罚
009	第三章	邂逅并不美丽
015	第四章	酒不醉人
020	第五章	美丽谎言
026	第六章	现实婚姻
030	第七章	节外生枝
034	第八章	签订协议
041	第九章	一波三折
049	第十章	理想伴侣
056	第十一章	摆脱纠缠
064	第十二章	水落石出
073	第十三章	谜底揭穿
079	第十四章	覆水难收
086	第十五章	环环相扣
093	第十六章	坠入情网
100	第十七章	不可理喻
108	第十八章	主动邀请
112	第十九章	铤而走险
120	第二十章	惊弓之鸟
126	第二十一章	引蛇出洞
135	第二十二章	暗中行动
142	第二十三章	请君入瓮
148	第二十四章	心想事成
153	第二十五章	蛛丝马迹
160	第二十六章	阴暗之门
168	第二十七章	携款潜逃
173	第二十八章	幻想破灭
177	第二十九章	寻找线索



女人

Woman



女人

Woman

- 183 第三十章 确定嫌犯
- 189 第三十一章 铁证如山
- 193 第三十二章 真相大白
- 200 第三十三章 心灵的港湾
- 205 第三十四章 捉拿归案
- 208 第三十五章 浴火重生
- 213 第三十六章 计划险恶
- 220 第三十七章 初次交心
- 225 第三十八章 难以得逞
- 230 第三十九章 精心设计
- 236 第四十章 关爱有加
- 240 第四十一章 人生辉煌
- 245 第四十二章 忧心忡忡
- 250 第四十三章 真相大白
- 255 第四十四章 心生罅隙
- 260 第四十五章 心灵煎熬
- 267 第四十六章 付诸实施
- 272 第四十七章 后果严重
- 278 第四十八章 借刀杀人
- 284 第四十九章 遭遇情人
- 292 第五十章 良知复活

第一章 遭遇婚变

华兰市“效能风暴行动”第一批违规单位和个人名单曝光了，华兰电视台及其女记者吴小娟等名列其中。在电视台召开的通报会上，吴小娟羞愧难当，恨不得脚下裂开一条缝，一头钻进去。

“效能风暴行动”是在全省开展的一项整风运动，主要整治机关企事业单位长久形成的慵懒散慢、中梗阻和效率低下等问题。活动刚开始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很多人以为就像过去的每次活动一样，刮一场风，搞一些形式主义，没几天就会风平浪静，没想到这次却动了真格。

那天上班不久，吴小娟写完了一篇新闻稿，心情郁闷，就跟大学同学聊了起来。忽然，门被推开，进来两个陌生男人。没等吴小娟反应过来，那俩人直奔电脑前面，拿着手机一样的东西在她和电脑前面晃来晃去。吴小娟站了起来，惊愕地问道：“请问你们是？”前面的老男人解释道：“我们是市‘效能风暴行动’暗访组的，请问你在干吗？”吴小娟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嗫嚅道：“我，我在上班呢。”

“上班怎么聊QQ？”对方反问。

“我刚写完稿件，跟大学同学说一件事。”

“那也不行！你不知道上班期间不允许聊天吗？你们单位是怎么管理的，怎么开展‘效能风暴行动’的？”跟在老男人后面的年轻小伙子反问道。

吴小娟无语，下意识拿起桌上的资料又放下，把俩人送出了办公室。在楼道里，她看到刚从外面吃完早餐的三名职工又被逮住，正在被询问。吴小娟知



道这回惹下麻烦了。真是“福无双降祸不单行”，怎么这么倒霉？郁闷的心情更是雪上加霜。她不知道现在应当怎么做，她该做什么呢？

几个月前，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她签约华兰市电视台。喜悦的心情没几天，恋人陈东东就提出分手。其实，之前她已经有预感。相恋多年的陈东东一直宠着她、爱着她，尽量满足她的一切要求。可是那一段时间陈东东一直不约她。当她主动去约的时候，陈东东老说忙。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他有什么事情这么忙？

陈东东是吴小娟中学的同学、大学的校友，学的是法律专业，毕业后如愿考上了华兰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大学快毕业时，俩人就相约，要是毕业后彼此找到满意的工作，就尽快结婚，给多年的恋情画上完美的句号。可是现在，陈东东竟然莫名其妙地玩起了失踪，这令吴小娟大为困惑。

陈东东终于约她了。在熟悉的爱琴海茶楼，两人坐在来过多次的非常熟悉的雅座上。陈东东没有笑脸，表情严肃而沉重。他们谁也不说话。喝了几口罗布斯塔，陈东东终于开口了。他说：“小娟，我们还是分手吧。”吴小娟似乎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反问了一句：“你说什么？”“我们还是分手吧！”陈东东低下头，不敢直视她：“相恋多年，可我感觉我们之间总有一些无法融合的东西。再说，我父母也反对咱俩在一起。”一瞬间，吴小娟终于明白他在说什么了。她睁大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不自觉地抓住他的手：“陈东东，你在说什么？这么多年过来了，我俩不是好好的嘛，为什么要分手啊？再说，你当了检察官，我做记者，也能配上你！”眼泪夺眶而出。

陈东东使劲从她的手中抽出自己的手，不敢对视她的眼睛。慌乱中，他品了一口咖啡，稍作镇定后说：“小娟，你听我解释。最近我父母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非要逼着我娶。我不愿意，他们就拿断绝父子母子关系来要挟，我没有办法，只能答应。”“胡说！你那么有个性、有主见，谁也改变不了你的决定！为什么要离开我呢？不要再找借口！”吴小娟终于爆发了。她抓起杯子，把半杯咖啡泼到陈东东脸上：“你这个骗子，骗了我多年的感情。现在说分手就分手，也不想想我的感受？你这个大骗子！你这个无耻之徒！”陈东东不敢抬头，任凭咖啡从脸上流下，滴到脖子、衣服上。稍停，他抽出纸巾擦了擦，

说：“小娟，别生气。我知道我错了，可是现实就这么残酷，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们好聚好散，以后还是朋友。”“好一个面对现实！好一个好聚好散！我可没有那么贱。”吴小娟怒不可遏：“你要离开我，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害得我还在苦苦等待。你这个骗子、大骗子！谁跟你做朋友？”吴小娟拿起坤包想走，陈东东抓住她不放手。她使劲一甩，坤包重重地打在他脸上。一阵剧烈的疼痛，转瞬变成麻木，但他还是不放手，说：“小娟，冷静点儿，我不让你走，我还没有把话说完。”

“好吧，你说，还有什么屁快放！”吴小娟又回到雅座。陈东东说：“小娟，我知道是我不对，是我错了。咱俩好了几年，现在要分手，我也舍不得。我想着给你赔偿一笔精神损失费，我的良心就会好受些，你看行吗？”陈东东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哈哈！”吴小娟发出一阵冷笑，令陈东东毛骨悚然，“你要赔偿精神损失费，好啊！你说，赔偿什么？金钱还是物质？”

“你说吧，只要能办到，我一定去做，金钱也行，物质也行，只要你满意！”

“你打算赔偿多少钱？”吴小娟把脸凑到陈东东跟前，“我可是浪费了最美好的几年光阴，陈东东！几年的青春、感情值多少？”陈东东嗫嚅道：“你说吧，你说多少就多少！”“哈哈！”吴小娟又发出了一阵怪笑，“多少钱？我的青春、感情，我的一切！那是能用金钱买来的吗？那可是无价之宝啊！”一行热泪从她脸上滑落。陈东东慌了，抽出纸巾去擦拭。吴小娟伸手拨开，自己抽出纸巾擦了擦：“算了吧，陈东东，不要这样。现在我不需要，从此之后咱俩就是陌路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俩就两讫了，谁也不欠谁。你也不要再说什么精神损失费，我不需要，真的不需要！”

“可是，要是这样，我的心里就会永远得不到安宁，良心会一辈子受到谴责，觉得终生对不起你！”

“你还有良心？”吴小娟嘲讽道，“别说什么良心之类的话，我感到羞耻。这么多年过去了，就算我瞎了眼，买了一个教训吧。我不怪你，陈东东。哦，我还不知道，你要娶谁家的千金小姐？你还没有告诉我，魅力肯定很大吧，是不是天上的仙女？”“这个，这个嘛！”陈东东有点犹豫，但还是鼓起勇气说了出来，“她，你也认识！”吴小娟问道：“谁？”陈东东小声回答：



“是，是曲、曲冉丹。”

空气一瞬间凝固了。吴小娟紧蹙着眉头，不解地问道：“曲冉丹？哪个曲冉丹？”“嗯。是她。”陈东东说，“就是你认识的曲冉丹。”“怎么是她？你俩怎么搞到一起啦？”吴小娟大惑不解，“你跟她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

“是这样的，小娟。”陈东东解释起来，“我跟她仅仅是认识，而且也是通过你介绍才认识的。前一段时间，曲冉丹的父母托人来我家说亲，我当然不同意，再说我也有你，就坚决反对。可是我父母非常愿意，说这是好事，要是娶了她，对我将来的发展和我们一家人都大有好处。我还是不同意，我父母就以断绝父子母子关系来要挟。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是吗？你有这么高尚？听起来挺感人的。”吴小娟揶揄道，“谁不知道曲冉丹是华兰市有名的顺达公司老总曲俊峰的千金，又漂亮又时尚又多情，是多少男人的梦中情人！谁都想娶她为妻，好攀上高枝炫耀自己！我想，你也巴不得娶上她，还说不同意、坚决反对，你好高尚、好感动人啊！”

“不是的，小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可没有那么龌龊。”陈东东解释起来，“说亲的人说，确实有很多有钱有地位的男人想找曲冉丹，可她看不上。曲冉丹告诉她父母说对我印象好，曲俊峰就托人来说亲。”那一刻，吴小娟后悔死了。曲冉丹从小就跟吴小娟熟悉，俩人一直是好朋友，后来成为闺蜜。高中毕业后，曲冉丹没有考上大学，被父亲送到北京一所大学自费学习企业管理，毕业后成为顺达公司的副总，帮助父亲经营企业。吴小娟跟陈东东恋爱时，吴小娟多次引荐陈东东见过曲冉丹，给曲冉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曲冉丹常说，娟娟，你好幸福，有这么好的男朋友，我对你可是羡慕嫉妒恨。吴小娟开玩笑说，他有什么好的，要是喜欢就送给你。曲冉丹说，真的？我可真的喜欢，你要是舍得我可求之不得，干脆送给我算了，我会感谢你一辈子。没想到，过去的笑话竟然成真，陈东东被曲冉丹抢走了。

吴小娟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要是知道这个结局，打死也不会给曲冉丹引荐陈东东。唉，人真是变幻无常，甚至无耻到了极点。一个是闺蜜，一个是相恋多年的恋人，他们怎么会背叛自己，走到一起呢？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陈东东要是娶了别人，她还能理解，可偏偏要娶自己的闺



蜜。她想起目前流行的一句话：防火防盗防闺蜜！没想到这句话在她身上验证了。

现在，她的伤口还未愈合，又被“效能风暴行动”抓了典型。她觉得自己倒霉透顶了，且不知道单位会怎么处理，正在胡思乱想之际，新闻部主任杨培耕敲门进来了，说：“吴记者，何台长喊你呢，让你去他办公室。”“好的。”吴小娟站了起来，她知道该来的终于来了。



第二章 接受处罚

站在何宝琛的办公室门前，吴小娟刚想伸手敲门，里面却传来了说话声，她抬起的手停在空中。她深深吸了一口气，理了理长发，往后退了一步。不到两分钟，里面的人出来了，原来是跟吴小娟一起被通报批评的三位男职工。吴小娟往旁边躲了躲。

三个人灰头土脸，见了吴小娟没有打招呼，阴沉着脸低着头从旁边走过，门又无声地合上了。吴小娟又吸了一口气，稳了稳情绪，伸手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反应。她加了一点力，又敲了敲，里面传来何宝琛的声音：“进来！”吴小娟推开门走了进去。何宝琛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老板椅上，似乎在看文件，头也没抬。门在身后无声地合上了。

吴小娟站在屋子中央，怯怯地问道：“台长，您叫我？”何宝琛的眼睛还是没有离开文件。等了几秒钟，何宝琛终于抬起头，脸色灰暗阴沉，表情严肃凝重。他看了一眼吴小娟，目光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扫描了一遍。吴小娟看了看何宝琛，目光赶快移开。她低下头，嗫嚅道：“台长，您喊我？”“嗯。”何宝琛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小吴，知道为什么叫你？”

“知道。”

“说说，为什么？”何宝琛两手扶在椅子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吴小娟。吴小娟说因为我被“效能风暴行动”暗访组抓住了，给单位丢了脸。“你也知道啊！”何宝琛的声音大了起来，“活动开始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们，一定要重视，不仅要在心里重视，更要在行动上重视。可是，你们还是不重

视，还是被抓住了。这下可好，单位被通报批评了，你们也出了名，这下满意了吧？”吴小娟不敢说话，穿着超短裙的腿在微微抖动，双手交错在一起，不知所措。“说说看，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何宝琛的眼睛一直盯着吴小娟，上下不停地打量着，语气变得温柔了。吴小娟鼓起勇气说：“那天上班后，我写完稿件，想休息会儿，就用QQ跟大学同学聊了几句，没想到被他们发现了，还录了像。”

“我不是已经说过嘛，上班期间不能聊QQ，你为什么要聊呢？”

“台长，也不是这么回事。”吴小娟抬起头，说道，“现在QQ不仅是用来聊天的，我们的稿件、图片、视频和资料都是通过QQ来传递的。QQ用起来确实很方便，现在一下子不让用，职工们感觉很不适应。尤其是我们新闻单位，用的频率更高。”“这点我知道。”何宝琛说，“关键现在是特殊时期，市里强调上班期间不能挂QQ，更不能聊天，我们总不能搞特殊，违规吧？”“台长，我错了。”吴小娟低下头，站在屋子中央，茫然无助。何宝琛扫视了一眼窗外，又把目光停在吴小娟身上。亭亭玉立的身材，长发披肩而下，上身着一件月白色的短衫，领口低低的，一对饱满的乳鸽若隐若现，仿佛要跳出来似的。下着一件超短裙，修长美白的腿熠熠生辉，既简约时尚，又青春靓丽。何宝琛忽发奇想，她到底穿长筒袜没有，还是双腿本来就很白皙？“知道错了就好。”何宝琛终于收回自己的遐想，“根据‘效能风暴行动’办公室的规定，对查出的事和人一律要严肃处理，不能迁就，并上报市‘效能风暴行动’办公室。现在，我就是想不处罚也不行，而且要从重从严处罚，还要上报。你有什么意见？”

“没，没什么意见。”吴小娟诚惶诚恐地说，“我知道错了，怎么处罚都行。”“坐下吧，小吴，别太紧张。”何宝琛站了起来，态度和蔼地指着旁边的沙发说，“你们被抓住了，单位不处罚也不行啊。”吴小娟不敢坐，何宝琛又让她坐下。吴小娟就屁股挨在沙发边上坐了下来。她的心里放松了一些。何宝琛拿过一只纸杯，倒了一杯茶，递过去。吴小娟赶紧站起来，双手接住，说：“谢谢台长。”何宝琛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不要客气，坐下吧。吴小娟屁股又挨着沙发边坐了下来。“我是这样考虑的，小吴。”何宝琛说，“就把你们四个人这月的奖金和工资的一半扣掉，你们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当着



全台职工的面做检讨。单位把对你们的处罚决定以文件的形式上报‘效能风暴行动’办公室，并附上你们的检查。你看，能接受吗？”吴小娟感到这样处罚有点重了，但她不敢说，就违心地说：“台长，我没有什么意见。既然我错了，怎么处罚都是对的。”“那就好，有这样的认识很不错。”何宝琛在办公室走来走去，“我会给领导们再解释，处罚就到此为止。不过，以后可要千万注意，不能再出任何差错。要是再出现什么差错，我可救不了你。现在工作这么难找，你可要好好珍惜！就这样吧，你先回去，让杨培耕过来。”“好的，台长。”吴小娟站了起来。“哦，小吴。”何宝琛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你上班才两个月时间吧？”

“是的。到今天为止，整整两个月零十天。”

“找对象了吗？”

吴小娟迟疑了一阵，说：“没有。”

“哦。那就好，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我能帮上的一定帮。”

“好的，台长，谢谢。”吴小娟转身走出办公室。何宝琛的眼睛一直在她身上飘着，盯着那双丰满、白皙的玉腿。何宝琛感觉喉咙有点干涩、焦渴，就端起茶杯轻呷了一口，但还是感觉干涩、焦渴。“不错，真的很不错，是一个尤物。”他像是自言自语。何宝琛在屋子中央转来转去，又站在墙上的镜子面前，把脸凑上去仔细看了看，双手在鬓角理了理。心里说，还不老嘛，才五十多岁的人，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忽然传来了敲门声。何宝琛放下手，离开镜子，向老板椅走去，顺口说道：“进来。”



第三章 邂逅并不美丽

吃过晚饭，吴小娟感觉憋闷，想出去散心。母亲问，干什么去？吴小娟说，单位有事要加班。母亲说，那就早点回来，不要让我和你爸担心。吴小娟说，没事，我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不放心。

吴小娟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走着。忽然，灵机一闪，何不到丽舍湖畔去转转，那儿现在可是好景色。

五年前，为美化环境，在华兰市东郊建立了一片生态湖区，华兰市掘砂地成湖，建成了一座占地面积达八百公顷的丽舍湖，成为华兰市集休闲、娱乐、观光和环境保护为一体的一处美景。最引人注目的是正中央高达十多米的拱桥、大瀑布和位于湖心小岛的瞭望塔。吴小娟加快脚步向丽舍湖走去。走了几百米，感觉脚步沉重，便没有心劲再走下去，遂招手打了一辆的士向丽舍湖奔去。她不知道，此刻有一辆黑色的丰田普瑞斯跟上了她。

到了丽舍湖，夜灯璀璨夺目，跟天光云影相映成趣，映照得周围的花草树木熠熠生辉。漫步在环湖路上，发现游人不多，正是一个清净去处。她坐在一个巨大的蘑菇形遮阳罩下面的石凳上，这儿面对着大瀑布和拱桥。大瀑布的水量不多，流下来几乎成了水丝，溅到下面的人造石块上，迸起亮晶晶的浪花。她知道，因为今晚游人不多，管理员就控制了水量。那座高高的拱桥严肃、冷漠、凝重地矗立在那儿，没有一点儿温度，就像她的心情。此刻，她猛然想起一个人，高大帅气、儒雅奔放，熟悉的气息直往鼻孔里钻。越不想这个人，这个人的形象越钻进她的脑际。这个人就是陈东东。他在干什么呢？是不是跟曲



冉丹在一起共进晚餐，或者曲冉丹躺在他的怀里撒娇，或者他俩手牵手正在逛马路？甚至来到丽舍湖畔赏景？她下意识看了看周围，仔细盯着走过的情侣，没有发现他俩的身影。她的心一阵绞疼，酸楚漫上鼻翼。曲冉丹的那个位置本来是她的，跟陈冬冬共进晚餐的应当是她，躺在陈东东怀里撒娇的应当是她，跟陈东东牵手漫步的更应当是她。这一切曾经在她和陈东东之间发生过无数次。可如今，似乎是一瞬间，物是人非，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儿伤感。可恶的陈东东，说抛弃就抛弃了自己，没有一点儿昔日的温情。更可恶的是曲冉丹，这位昔日的闺蜜，是她夺走了我的恋人，生生拿刀在割我全身的肉。曲冉丹，你是世界上最可恶的人！我绝对饶不了你！上帝！你在吗？你怎么这么不公平？我是个善良的人，可是善良的人为什么就没有善报？恶人为什么没有受到惩罚？是时间未到，还是什么原因？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她又想起何宝琛那张阴沉的老脸，实在不想再看到。“效能风暴行动”中自己被抓住，就算倒霉吧！就认了吧。人常说，人在倒霉的时候放屁也会砸脚后跟，喝凉水也会噎死人，看来此话不假，那就让一切该来的都来吧！反正我什么也不怕，我就是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恶人。就这样了，谁还能把我怎么样？她的心一阵紧缩、战栗，泪水流出眼眶。但她心有不甘，她想我到底比别人差了什么，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惩罚我？这么痛苦地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她想起年迈的双亲，他们就我一个孩子，我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他们的神经。要是自己不再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还有什么活着的勇气和信心？一抬头，那座高大威猛凝重的拱桥跳入眼帘。她感到拱桥的顶端是那么优美，弯弯的弧形呈现出力的美和劲道，富有质感。要是站到那儿跳进水里是什么感觉，难道像神仙一样逍遥自在？她忽发奇想。

现在是初夏时节，湖水温热，湖畔的花草树木蓬蓬勃勃。湖水据说有好几米深，完全可以淹没自己的身躯。自己虽然不会游泳，但水里有鱼、虾、水草什么的，这些动植物可以做伴。要是跳进水里，自由自在地行走，不会再有人去嘲讽，不会再有人指指点点，就可以永远待在这水波浩渺的湖里。多美！沉浸在无边的遐思里，吴小娟站了起来，下意识往前走了走，离拱桥越来越近。忽然，传来几声“喵喵”的叫声。她没有反应，又传来几声。她向周围看了看，发现不远处的草丛里，一只猫在不停地叫着，眼睛闪着晶莹的亮光。她有

点激动。从小，她就喜欢猫。那时，家里养着一只黄猫。看黑白电视的时候，黄猫就一直待在沙发上陪着母亲，直到母亲看完电视，黄猫才去睡觉。父母发生争执了，黄猫就跳到母亲身边，竖起尾巴，圆睁眼睛，胡须像剑一样向四周发散开去，愤怒地对着父亲呼噜呼噜直叫。事后，母亲说这是猫在帮她。自己哭泣的时候，黄猫就钻进怀里，抬起猫头，张大嘴巴，舔掉她流下的一滴滴眼泪。

吴小娟弓着腰，摊开双手，对着猫“喵喵”叫了几声。野猫跳出草丛，回应似的“喵喵”叫起来。这是一只灰白色的猫，从躯干看属于成年，身体强壮，行动敏捷，全身的毛光溜溜的。她又往前走了走，“喵喵”地呼唤着。野猫停住了脚步，想往前走又不敢，抬起头观察着。看到她确实没有恶意，就摇着尾巴，向她稳步走过来。她走过去，野猫恭顺地蹲下，两只前爪立在地上，屁股坐在草地上。她躬下身，伸手抚摸起野猫来。它很舒服地“喵喵”呻吟起来。

暖意吴小娟心中荡漾开来。她抱起猫，抚摸着走到石凳旁坐下，把脸贴到野猫的身上，毛茸茸的感觉好温馨。侧过头，她用大眼睛直溜溜地望着猫，猫也用圆溜溜的眼睛温顺地望着她。她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心中舒坦多了，不停地抚摸着它。唉，她想，人有的时候不如动物。

那辆丰田普瑞斯悄无声息地驶过来，停在她身后。刚才，这辆车停在不远处，车的主人一直在暗中观察着。发现她坐在石凳上一会儿发呆，一会儿望着拱桥往前走，直到她抱着猫又回到石凳上，车的主人才下来，原来是何宝琛。何宝琛叫了一声：“小吴。”吴小娟似乎听到有人叫她，以为是幻觉，没有应答。何宝琛又叫了一声。吴小娟吓了一跳，站起来转过身，发现何宝琛站在面前，惊得语无伦次：“何……何台长，怎么是你？”“呵呵。”何宝琛笑了，“怎么就不会是我呢？只允许你来，就不允许我来啊？”

“那倒不是，只是感觉怎么会在这一儿遇到你。”吴小娟理了理鬓角的长发，目光游移，不好意思地说。“吃完饭没事，出来遛遛，没想到遇到了你。”何宝琛坦然地说，“你怎么会在这一儿？这是你家的猫吗？”何宝琛指了指猫。“我也是没事，过来溜达。我家没养猫，是在这儿遇到的。它好乖，好可爱。”“哦，看来你很有善心，这么喜欢猫。”何宝琛说。



“我从小就很喜欢猫，毛茸茸的，好机灵可爱。”

“那是。”

猫看到俩人是熟人，只顾着说话，顾不上理自己，就摇着尾巴“喵喵”地叫着跑开了。“小吴，吃饭了吗？”何宝琛接着问了一句。“哦，吃饭？”吴小娟说，“台长，吃过了。”“要是没吃，我请你去吃饭呢。”何宝琛“呵呵”地笑了起来。“哪敢劳驾台长！”吴小娟羞涩地说，“即使没吃，也不敢吃你的饭！”

“小吴，别这么说。在单位，我是你的台长，在外面就不是，就当作朋友吧！要不这会儿请你吃烧烤，有兴趣吗？”

“台长，以后吧，真的刚吃过。以后要是有机会，一定去。谢谢！”

“客气什么！你是一个人来的吗？怎么男朋友没有来？”何宝琛问道。

“就一个人。”吴小娟嗫嚅着，“还没有男朋友。”“不会吧，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会没有男朋友？”何宝琛意味深长地问道。“真的，台长。我可没有骗你。”吴小娟说，“我长得丑，没人看上。”“呵呵，太谦虚了。”何宝琛说，“要是没有男朋友，我可要给你介绍啊。”

“那就感谢台长。”……俩人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看到吴小娟放不开，何宝琛说：“小吴，你就放开点，紧张什么啊？要不散散步吧。”吴小娟点了点头，跟着何宝琛绕着丽舍湖漫步。“小吴，我发现你的情绪有点低落，怎么回事？”何宝琛关心地问道。

“没有啊，台长，我的情绪好好的。”

“唉，别骗我了。我早就发现你的情绪不对。说说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的没有，台长！”

“小吴，你别老是台长台长的。这让别人听到还以为我以权势压人，在欺负你呢！再说，你一叫台长，我就浑身不自在，感觉我已经很老了。”

“怎么会呢？”吴小娟稍微放松了一点儿，“台长，不叫你台长，叫你什么啊？”“叫我什么？”何宝琛琢磨了一阵说，“干脆叫老何，或者何哥吧！怎么样？”吴小娟被逗乐了，“扑哧”笑了一声，赶紧又来了个急刹车，止住笑声。心想，还叫你何哥呢，这么老的男人，叫叔叔还差不多。但她没敢说出